

三心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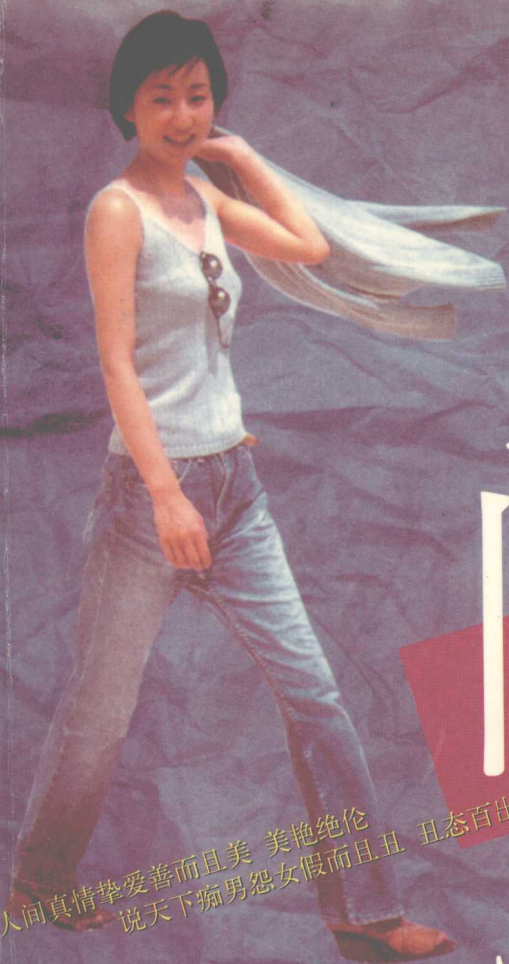
思妃

[著]

闲心

之

讲人间真情挚爱善而且美 美艳绝伦
说天下痴男怨女假而且丑 丑态百出



I247.5
2490-5

三 心 二 意

闹 心

思 妃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心二意/思妃著.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5

ISBN 7-5387-1540-1

I. 三… II. 思…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3728 号

三心二意——闹心

作 者:思 妃

责任编辑:张四季

责任校对:张四季

封面设计:门乃婷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北京市书林印刷装订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220 千字

印 张:9.5

版 次: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2 版

印 次:2004 年 6 月第 3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87-1540-1/I·1484

全套定价:118.00 元(本册定价:23.60 元)

内 容 提 要

老人闹心。

孩子也闹心。人世间哪有不闹心的人？

有追求就会闹心。

男人为金钱、美人、权力而闹心。

女人为家庭、情感、荣誉而闹心。

闹心无法回避，只好正面它。

心烦意乱自然坐卧不安。

坐卧不安的若是怀春少女或多情少年，因血气方刚，正在春情涌动之时，时常周身躁热而心绪烦乱本属正常的事；可是年届古稀连自己都怀疑自己体内荷尔蒙已不再分泌了的枯瘦老头安海山也如进入了青春期一般，经常心烦意乱，叫着闹心，不时要到公园深处走动走动。

难怪他的两个亲家在背后骂他：“老不正经的，必是吃春药吃的。”

安海山绝没吃春药。这有他的老伴肖燕作证。

肖燕年纪已六十有余，但保养得还是细皮嫩肉儿，白白胖胖的，从外表上看，就如四十岁的中年妇女一般。去年这个驻颜有术的女人还对年长她八岁的丈夫不死心，时而要钻进他被窝儿里挑逗一番，惹得无能为力的安海山骂她是“臊狐狸”。

“臊狐狸”虽挨了骂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激荡的欲望，只好厚着脸皮去药店给成了“废物”的老头子买春药，希图药力能让“废物”在她“臊”劲儿上来的当口稍稍有点儿用途。

遗憾的是“废物”对她好心购来的灵丹妙药不仅拒吃，还在骂了她是不要脸的浪货之后，质问她：“谁家六十多岁的老婆子还寻思干这种勾当？”

“臊狐狸”有苦说不出，索性来了“臊”劲儿就走出家门，独自到公园儿里乱转，欲以游逛来解除周身的不自在。

可是，公园儿里随处可见幽会的青年男女，让“臊狐狸”看着他们亲昵肉麻的举动，更觉“臊”劲儿上涌，激荡的欲望恰如巨浪拍岸

一样，撩拨得她抓心挠肝的难受。

“来世做女人，我就去当妓女！”

“臊狐狸”此刻最羡慕的就是妓女——哪怕只有一个嫖客，也会让她体内澎湃的激情得到宣泄。

终于有一天，“臊”劲正盛的肖燕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向“废物”发出了最后通牒：“老废物，你若再不吃药，可别怪我……”

安海山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有心吃点药如了“臊狐狸”的愿，但他又自认自己已与太监无异，春药之力怎能在太监身上发挥作用？

“妈的，都怪我姓安！祖辈出了个当太监的安德海；如今又有我安海山。唉，也怪不得我这姓儿。妈的，姓安的不还有个安禄山吗？我他妈偏偏不像安禄山，却像安德海！不，当年我曾像安禄山来着，只是现在老了才像安德海。妈的，当年，我不也把‘杨贵妃’日得‘嗷嗷’叫来着，唉，好汉别提当年勇喽！”

安海山在诅咒自己已成了太监的一瞬间，又想到了自己当年如安禄山一般的勇猛，心中不禁又增加了几分阳刚之气。他轻蔑地看了一眼面颊红润仍有几分青春气的老伴，板着脸傲慢地问：“我不吃药，你还敢去找野汉子怎的？”

肖燕冷笑一声，并不回答，又问了一句：“你到底吃还是不吃？”

“不吃！你尽管找野汉子去，不要脸的臊货！”

安海山嘴上硬气，心里却怕老伴儿真的去勾搭野汉子。

肖燕见对她毫无兴趣的“老废物”态度坚决——不仅无意重振雄风，还一口一个“臊货”地骂她，索性真的动了去找野汉子的念头。

“找就找，我不找野汉子也对不起你这废物！”

肖燕把这句话丢给“老废物”，赌气一摔门，又去公园儿里闲逛去了。

安海山心里憋着气，暗骂：“妈的，若不是孩子大了给这臊货撑腰，我……”

他在心里还想把肖燕狠狠地打上一顿，只可惜儿女大了都向着母亲，他这当爹的再不敢轻易耍威风了。况且现在他与肖燕单打独斗，也未必就有取胜的把握。

于是，安海山在发了一回狠后，又对当初找了个比他小八岁的小媳妇感到后悔了。

“妈的，这臊货可别真……”

聪明的安海山无论内心是愤怒还是后悔，都没有影响到他关注现实——不能真的让“臊狐狸”给他在晚年弄顶绿帽子戴在头上。

“嘿嘿，想出去干不要脸的事！也不想我当年是啥出身？”

安海山又拿出了当年当侦察排长的手段，开始悄悄跟踪被他骂成臊货的老伴。

或许这位当年的侦察排长真的老了，他还没侦察到肖燕的任何不轨行为，正感到闹心的当口，他的踪迹却让平日与他在一起靠牌局消磨时光的两个亲家——雷雨山、高占山发觉了。

原来，安海山曾是省公安厅副厅长，雷雨山曾是电业局局长，高占山曾是林业厅厅长，在省内这三人是有名的“三座大山”。

“三座大山”当年声气相投，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后来三人的儿女渐渐长成，又成了亲家——雷雨山的独生儿子雷国军娶了安海山的女儿安枫；高占山的独生女儿高兰嫁给了安海山的儿子安刚。

五年前“三座大山”同时退休，他们没了工作压力也没有了手中权力，突然闲下来，都感到空虚和无所事事，就凑到一处以打麻将牌来消磨时光。

这些天雷雨山和高占山因安海山连续“旷课”，心里便猜测了起来。也是雷雨山多事，竟拉着高占山侦察起了安海山的去向。

安海山哪有心思再理会牌友？这天他正在公园里侦察，被雷、高二位亲家撞了个正着，雷雨山劈头就抱怨：“你这个老家伙连续旷工，害得我们凑不成局儿，你却跑到公园儿里来闲蹭跬！”

高占山也抱怨地说：“缺了你一个臭鸡子儿，还真做不成槽子糕。我们俩不说，人家雷家嫂子也在背后骂你不务正业，让我们三缺一。”

安海山心里有事，又不能对两位亲家明说，只苦笑了一下，推说是近来闹心，没心思去打牌。

“你都快七十了，还闹啥心？快跟我们回去，咱们打上四圈儿。”

雷雨山没敢当着亲家的面说他是吃了春药才心烦的，只半开玩笑地劝他回去参加麻将牌的战斗。

“明天吧。今天我心烦，你们先回去，让我再……”

安海山一心想支开这两个纠缠他的伙伴，气得高占山忍耐不住，指他骂道：“你这个老家伙还拿起把儿来了呢！你心烦啥？我看你不是吃了春药就是……”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安海山被亲家揭了短处，还当高占山从女儿高兰那儿听说了他与肖燕之间关系紧张的事，是有意讽刺他，不禁感到受了污辱，气愤地叫道：“我乐意吃春药，以后我再不跟你们鬼混去了。”

雷雨山见安海山动了怒，忙看了一眼高占山，笑着哄他说：“你别听占山胡说八道，是他刚刚吃了春药，反来说你。你可别真生气，我们几个少不得你，你明天一定得去‘上班’，今儿个我们就再给你放一天假，这回该行了吧？”

“你们再找别人去吧。我闹心，以后不跟你们打牌了。”

安海山说罢，转身就走。

高占山见他真的动了气，以为是自己说话没深浅，惹得他动怒，不免对雷雨山说：“这老家伙今天这是怎么了？唉，我这是何苦

来的呢?都怪我这张臭嘴!”

高占山的这张臭嘴得罪安海山已不止一次。自上次一番胡说八道让安海山忌恨了将近一年,他便下定了决心,要痛改“恶习”,以后再不揭人短处,谁知事到临头,又犯了一次老毛病!真不知安海山此番要与他“划清界限”到何年何月为止。

那次高占山臭嘴伤人是在五年前。当时,“三座大山”刚刚离休,一时还不适应淡泊平静的闲居生活,三人都闲得难忍,不时回想在职时的风光;回味坐在主席台上做报告时的气派。

那天,雷雨山对着两个同病相怜的老朋友不自觉地叹道:“唉,工作几十年,报告做了几百场,如今我好像又犯了做报告的瘾,总想……”

“可不是,我也好像犯了做报告的瘾,总想讲话,只可惜……”

“嘿嘿,当初咱哪个星期不得讲几次话,唉……”

“三座大山”的心里产生了共鸣,可是人已离职,想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哪里还有机会?谁还愿意听他们唠叨?尽管当初他们在台上夸夸其谈,台下不时还要回应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可如今……

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几乎同时让“三座大山”感到惆怅。幸亏安海山在关键时刻提出了建议,他说:“咱们现在何不自己给自己做报告?一个人做,两个人听,咱老哥仨轮流做报告,也看看到底谁的报告做得好。”

这一提议立即唤起了雷雨山和高占山的兴趣,可是,报告的内容又使他们犯起愁来。

“咱仨以往不是做总结报告,就是做动员报告,咱们现在再做这种报告我看没啥意思。莫不如我们都把自己一生事迹整理出来,权当是自己给自己致一回悼词。”

安海山的建议又一次被采纳了。于是,“三座大山”都进行了一

闹

心

番认真准备,并依次过了一回长篇大论的瘾,只是“过瘾”的结果不理想——三人中没有哪一位的报告能得到另外两名听众的首肯,高占山见三人的报告都是一味自吹自擂,又提议说:“咱们以前当领导,都被人吹捧惯了,现在咱们又都在自我吹捧,这有啥意义?我看,咱们莫不如互相找找对方身上的毛病,或许能让咱们这些以往没人敢给提意见的人能认识到自己并不是十全十美。”

安海山首先赞同,笑着对两个伙伴说:“这个主意好。咱仨以往都是很少能听到别人批评的人,现在咱们都互相提提意见、批评批评,看谁的目光更锐利,能够抓住所批评人身上的每一条缺点,也看看哪一个经不起批评,听不进去批评。”

“三座大山”就这样决定了新的报告内容。他们认为这次报告会一定会很生动,一定会别开生面,能给他们带来新鲜感的。可是,当报告会刚刚开始,安海山直言揭了高占山的短处,就使高占山不自在了起来。偏偏安海山又十分认真,非一口气把高占山的十大缺点一一道出不可,仿佛稍为高占山留下一点体面就会埋没了他的洞察力一般,不仅说高占山曾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还说他与女秘书如何如何,终于惹得高占山拍案而起,指他叫道:“好啊,原来我在你心目中没有一点好处!你等明天我数落你的臭事儿……”

安海山委屈地对雷雨山说:“我们不是事先说好不许发火,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吗?”

雷雨山即责怪高占山说:“你这当过厅长的人咋这点涵养都没有?他今天评说你,明天你也有机会发言,你不会再评说他?”

高占山这才强忍住了气,对安海山说:“你可要有思想准备,明天我说你,你可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

雷雨山只觉得这种互相批评的游戏很有情趣,暗想自己与他二人之间互相批评的结果不过就是逗个乐子罢了,并没想到次日高占山的一阵长篇大论能使安海山勃然大怒,竟气得住进了医院。

其实也难怪安海山生气。高占山因安海山批评他没留任何情面，怀着满腹怨恨，回到家里就连夜为安海山准备了一份“厚礼”。为了刺痛安海山的心，高占山拿出了自己做文章的全部本事，竟将安海山归结成恶人，才觉心里平衡了些，只等明天见面报那一箭之仇。

次日，“三座大山”又聚到一处，高占山总算盼到了出气的时机，他先笑着对安海山说：“咱们互相批评不过是游戏，今天我说啥你也别往心里去，要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安海山心中暗想：我一生为党工作，做出了巨大牺牲，不说功劳，只说人品我也是响当当的一条汉子，我又没以权谋私，更没勾搭女秘书，看你能说出我有多少毛病来？遂大度地一笑，说：“老兄有本事尽可使出来，我安某随你批评，只要你批评得有依据。”

雷雨山也觉安海山为人坦荡，处事谨慎，很难在他身上找出缺点和过失来，便好奇地看着高占山，想听他如何批评安海山。

高占山见这二人态度，已知安海山、雷雨山在怀疑他批评老奸巨猾安海山的力度。于是，他清了清喉咙，说：“在批评安厅长之前，我昨晚写了一篇《幸遇恶人》想先念给你二人听听，不知你二位……”

“快念，快念。我可不像你一般，听不得批评。今天你骂我祖宗我也不与你生气，任你批评。”

安海山十分自信，对高占山的批评毫不在意。

“对，有佳作快念出来，别卖关子了。”

雷雨山也催促着，让高占山抓紧时间。

高占山这才从衣兜儿里掏出了昨晚写就的那篇《幸遇恶人》，念道：

恶人者，必先知其恶，然后行其恶，恶人之所不能恶，

8 三 心 二 意

令人知其真恶。

真恶人者，弑父、诛友、杀妻、灭子、奸妻之妹、淫父之妾、踢寡妇之门、挖绝户之坟、饮盗泉之水、食嗟来之食、上娼妓之床、入弟妹之堂。凡此种种，无一不足者，方为真恶人也。

古今真恶人，西门庆、生铁佛之流不足为真恶，必有吕布韦之诈、安禄山之蛮、安德海之残及吴三桂之狂者，方可论数。

今日之安某，似是安禄山、安德海之后裔，一言一行，皆有祖上遗风，绝不辱没真恶人之名，当真是古今难觅，千载难寻之真恶人。吾辈生于今世，得遇如此稀罕人物，岂非幸哉！

高占山本以为安海山听到文中将安某直名为恶人，必会动怒。岂料安海山不仅没生气，反倒“哈哈”大笑了起来，笑罢，只说了四个字：“不着边际。”

雷雨山也笑道：“占山兄这是文字游戏，哪儿和海山兄有关系？”

高占山冷笑一声，看了看安海山，解释说：“我是把安厅长的缺点进行高度概括后，才得出结论应为恶人的。你们若说不着边际，我就解释给你们听。”

雷雨山见高占山一脸严肃态，忍不住笑问：“你把恶人的标准定得太高了，海山兄咋能与吕布韦、安禄山等相比？”

“雨山兄你别理他。他是要报复我昨天对他的批评，你让他解释去。”

安海山对高占山不屑一顾，轻蔑地冷笑了一声。

“你们听着。”

高占山不服气地解释道：“解放前，我和老安一齐参加革命。那年，老安当上了侦察排长，我是他手下的班长，咱队伍打到了老安家乡，谁曾想，他爹是地主，最怕解放军打过来，咱解放军的队伍来了，他就急忙骑上马要去给国民党报信，偏巧我和老安带了几名战士给部队打前站，见有人骑马从村里慌张跑出，以为是国民党特务，就边追边喊，让那人站住。那人不仅不停，反而打马跑得更快了。老安性子急，举枪就打，只一枪就把那人打了下来。我们赶到那人近前，老安认出倒在地下的是他爹。可惜晚了，老安枪法太好了……这还不算弑父？”

高占山得意地问雷雨天，雷雨天转头看了看安海山，见他低头不语，似乎心情十分沉重，便笑对高占山说：“那是为了革命。海山杀爹这事我早就听说过，那纯属误伤。你说他弑父纯属扯淡。你再说‘诛友’，我看还能不能着点边际？”

高占山见安海山低头不语，心中略觉得意，又对雷雨天说：“安某诛友是在他当公安局刑警大队长的时候，他带人侦破一宗杀人案，偏巧杀人的凶手是他从小的朋友，知他在办那桩案子，就悄悄上门来找他，想让他网开一面，谁知咱这安兄竟二话没说，把自己几十年的朋友就地拿下，倒省了许多麻烦，顺利地破了案，他的朋友自然就被枪毙了。这还不是诛友？”

“这是大义灭亲！”雷雨天大声抗议。

高占山也不理雷雨天，只看了看安海山，见他仍旧沉默地低着头，面现哀戚之色，不禁心中又增了三分得意。

“好。我也不与你理论‘诛友’。你再说‘杀妻’、‘灭子’。我就不信你还能牵强地安到海山兄头上来？”

高占山真是煞费了苦心，早有准备，只微微一笑，说：“当年他带我们侦察排参加剿灭他家乡一带的一伙土匪的战斗，因那匪首与他是同乡，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他家眷的下落，竟差人劫了他的

媳妇和不满周岁的儿子。在那伙匪徒被安排长带的一排人马包围后，那匪首即把这母子当肉票儿，推到阵前，要安排长放他一伙一条生路。安排长真是铁石心肠，竟不顾妻儿，只命令匪徒投降。匪徒狗急跳墙，就把安排长妻儿一刀一个，都杀了。土匪当然也被消灭了。当时我都急了，指着安某骂他无情无义，毫无人性。他却说：‘我不杀妻灭子，土匪又要去害人。’他是个杀妻灭子的英雄。”

雷雨山被感动了，叹道：“海山兄为革命牺牲了亲骨肉，杀妻灭子是为了更多的人不被杀妻灭子。真是了不起。”

高占山见安海山低头不语，只以为他并不介意，又要进一步刺激他，非报昨天被他恶毒攻击之仇不可。遂又对雷雨山说：“这恶人之父无妾，若有妾时也必是敢淫的。虽说他无父妾可淫，却有妻妹可奸。当年他妻儿被杀后，他岳父又把小女儿嫁给了他。使他得以明目张胆地奸妻之妹，现在咱们这个亲家母肖燕就是他前妻之妹。”

雷雨山听高占山的话说得太过分了，有意回护安海山，就指责高占山说：“你别再胡说八道了，当心让亲家母听到找你说话。”

“雨山兄，你让他说下去，他今天不把我这恶人的业绩总结全了。我和他没个完！”

安海山索性要让高占山说到底，大有不让人把自己的罪恶说尽自己就不会过瘾之意。

高占山见安海山漫不经心的态度，暗想必须加大批评力度才能让这恶人知我厉害。不禁又冷笑一声，说：“若说安厅长当年任刑警大队长时，踢寡妇之门，挖绝户之坟的事真没少干。那次为破一桩情杀案，他只身去砸一名绰号黑寡妇的门，竟被那寡妇反咬了一口，若不是他抓住藏于寡妇床下的野男人，只怕他真不好脱干系。”

“那件事正说明海山兄破案果断，不怕人说闲话。你再说他挖绝户坟的事，这事我看你还能无中生有？”

雷雨山看了一眼神情消沉的安海山，有意让高占山为难。

“唉，挖绝户之坟的事咱安厅长也是干过的，我记得那年他在一个县里清查反革命分子，听人说有个国民党特务把一份反革命分子的名单藏在了一片坟地里，他就带人把那片坟地里的十几个坟包全部都挖开了。那十几座孤坟中，咋能没有绝户的坟？”

“我真后悔，当年没把你家祖坟给挖了。”

安海山气愤地轻声骂了一句。

“饮盗泉之水，食嗟来之食，更是安兄此生得意的两件事。那年我与安兄随大部队路过山东泗水县，听人说县东北不远处就是有名的盗泉，他即好奇地跑到那口被人们传说是盗泉的井边，非喝上一口盗泉水不可，喝了盗泉，还得意地说：‘不饮盗泉，怎知盗泉水啥味儿？’嘿，一个以饮了盗泉水为荣的人，还在意食嗟来之食？他这一生讨饭，食人残席何止百十次？”

高占山不理论安海山向他投来充满仇恨的目光，又说：“上娼妓之床，入弟妹之堂，好似安兄做不出来的勾当。但世间事偏偏成全他这恶人。建国初期，有一次，安兄带领公安局的去查禁娼院，哪曾想，他走进第一家就是他兄弟媳妇开的，他不仅不留情面，还亲自爬到床上去检查她那窑子里有没有大烟。真是难为他了，只这一次不仅上了娼妓之床，也进了弟妹之堂。你说恶人之行全占了的人，怎不是恶人？”

“好，好，我是恶人。你以后离我这恶人远点儿。”

安海山被高占山提及诸多旧事，既伤心又生气。伤心的是自己一生为了革命牺牲了许多亲情；生气的是自己做出的牺牲都被人归结成了恶人所必备的条件。他下定决心要与高占山分道扬镳。

雷雨山见安海山真的动了气，忙劝他说：“海山兄，你别动气儿。他能把你说成是恶人，还不得把我说成是民族败类呀！咱们这也不过是逗个乐子，何必当真呢？”

“算了。我也不管我是不是恶人，你是不是民族败类，以后我得到一边儿去改恶从善了，可别再让人揪短处。”

安海山说罢，独自拂袖而去。

没出半日，高占山就从雷雨山那里听到了“恶人”住院的消息，不仅愧悔交加，连忙跑到医院向安海山谢罪。安海山正在气头上，见了高占山只看了他一眼，说：“我这恶人终于得到了恶报。唉，我是死有余辜，咋敢劳动你高厅长大驾？你快回去吧。”

高占山被安海山的话说的面红耳赤，一时进退不得。幸亏肖燕在场，十分礼貌地向他笑了笑说：“亲家，你别往心里去。他现在血压很高，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唉，你们啊，都这么大岁数了，咋还没事儿闲斗嘴呀？”

亲家母友好的态度让高占山在难堪中得到了解脱，趁机向安海山赔了礼，道了歉意就逃回家中……

闹

高占山一想到自己这张臭嘴惹下的祸患，不禁抬头打了自己一个嘴巴，自语道：“说人家是恶人，又说人家吃春药，有这张臭嘴，还怪人家生气？”

心

说着，他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一般，低头思考着该如何弥补自己的过失。安海山一时半会儿是不会轻易原谅他的，这一点他十分清楚。百无聊赖中，他吸起烟来。

烟雾缭绕，思绪纷乱，高占山为自己胡言乱语得罪好友而闹起心来。他老伴在一边见他愁眉紧锁，正要问他为何事犯愁。

忽然，他们的独生女儿高兰急匆匆地开门进来，或许是因为走得急了，她白暂美丽的脸变得红扑扑的，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看着父母，现出焦急神情；口中叫道：“爸妈，快去看看雷伯伯吧，他和国军哥吵闹了一场，气得口吐白沫儿，又犯了抽风的老毛病。”

“雷国军这个混小子！唉，他若不把他爹气死，他是不会消停

的!”

高占山骂着，拉了老伴就随女儿一同去看雷雨山。

雷雨山与儿子之间的矛盾源于雷雨山临退休前老伴突然去世，他竟不顾儿子的反对，把现在这个小他十六岁的妻子江萍娶到家中。从那时起，他们父子间隔阂日深，每次见面都不欢而散。搞得江萍每日都提心吊胆，惟恐雷国军“驾临”。所以，江萍最希望高占山、安海山每天都能到家里来凑成牌局，以使雷国军顾忌高、安二位在场，能给她与雷雨山留点情面。

高占山、安海山都知道雷家父子不和，因彼此都是亲家，高占山曾不止一次地让安海山劝劝女儿安枫和女婿雷国军不要再惹老人生气。安海山叹道：“我没劝女儿女婿？我早都劝了，人家得听劝才行啊！我每次劝国军，他总是说他爹自从找了后老伴儿就不务正业了，反要我来劝他爹不要为了后老伴儿忘了儿子！你说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闲

高占山与老伴随女儿边向雷家走，边议论着雷家父子之间的事，还以为他们又为生活琐事而发生冲突了呢。高兰说：“这事也怪雷伯伯，他若不找后老伴儿，哪来的这些烦恼？”

心

“可不是怎的！一娶后老伴儿，就让儿女看不起了。”

高占山看了一眼附和女儿议论的老伴，自语道：“娶后老伴儿没错，这人老了错儿就来了！当年雷局长在台上时，何等威风？谁曾想到头来没了权力还要受儿子的气！唉……”

说话间，高兰已带着父母到了雷雨山的家，雷家四室两厅，大厅上悬挂着三幅名人字画，家具均为红木仿古式样，一进大厅即给人以典雅古朴的印象。女主人江萍是一位五十岁左右气质高雅的女人。她见高占山一家光临，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忙到门口面带微笑地迎接客人。

高占山与江萍寒暄了一句，即问：“雨山兄现在咋样？”